

張艾嘉

幕前幕後成長軌跡

文 | 李焯桃

1953年出生於台灣，原籍山西。小時候隨家人移居香港及美國，十五歲回台灣，課餘時間擔任電台節目主持。首部演出電影為《飛虎小霸王》（1973），後與嘉禾簽約拍攝電影。七十年代中與嘉禾解約返回台灣，繼續參與幕前工作，1976年憑《碧雲天》獲金馬獎最佳女配角；同年她開始嘗試幕後工作，擔任《哈哈笑》的副導演。1981年策劃單元劇《十一個女人》，提攜台灣新電影導演楊德昌、柯一正。同年，憑《我的爺爺》（1981）奪得第十八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女主角，並為《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港譯《舊夢不須記》，1981）首執導筒。其後參演《最佳拍檔》（1982），「差婆」形象深入人心，並獲新藝城之邀出任其台灣分公司的製作總監。張艾嘉從影四十年，幕前演出接近一百部。1986年憑自編自導自演的《最愛》贏得第二十三屆金馬獎及第六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雙料影后；十五年後憑《地久天長》（2001）第二次榮膺香港電金像獎影后。幕後方面，代表作《最愛》奠定她細膩的電影風格，1995年的《少女小漁》奪亞太影展最佳影片及最佳編劇；《心動》（1999）獲第十九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近年的電影作品包括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編劇的《念念》（2015）及改編自她執筆的舞台劇《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2008）的《華麗上班族》（2015）。



《海灘的一天》（1983）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張艾嘉作為一個明星級演員，最特別的有三方面。一是來自台灣卻長期活躍於港、台兩地影壇，後來更兼拍西片及大陸片；二是演而優則導，不時更身兼編劇、策劃及監製等崗位；三是永不言休，從影四十多年仍活躍於幕前幕後，華語女星中絕無僅有。

與她同年出道的林青霞，是一個很好的對比。同是台灣演員，林青霞憑首作《窗外》（1973）一舉成名後，便成了多產文藝片女星（與秦漢、秦祥林和林鳳嬌有「雙秦雙林」之稱），在港、台紅極一時。八十年代台灣主流電影式微，明星於台灣新電影又無用武之地，林青霞赴香港發展也不算順利。直至九十年代初才先憑《滾滾紅塵》（1990）首奪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再憑《笑傲江湖 東方不敗》（1992）紅透半邊天，卻在兩年後拍完兩部王家衛電影《東邪西毒》（1994）和《重慶森林》（1994）便急流勇退，出嫁並就此息影。

張艾嘉的出道遠沒有那麼順利，首作《飛虎小霸王》（1973）竟因出現販毒情節而被禁映，來港簽約嘉禾拍了三部片後，也因無發揮餘地而提前解約。她回台後也拍了不少當時流行的愛情文藝片，但從她請纓當龍剛《哈哈笑》（1976）的副導演，已可見她早對電影幕後工作有濃厚興趣。果然在憑《我的爺爺》（1981）奪得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後，便接受挑戰首執導筒完成屠忠訓未竟的遺作《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又名《舊夢不須記》，1981）。

更難得的是她有自知之明，懂得以退為進，幕

前更勇於跟新銳導演合作，幕後亦當起監製及台灣新藝城的總監；既演港式喜劇拓闊戲路，又從多方汲取養份，終以自編自導自演的《最愛》（1986）聲名大噪（叫好叫座之餘，更令她成為香港金像獎及台灣金馬獎雙料影后），一舉奠定她在港、台兩地影壇獨一無二的地位。她又懂珍惜羽毛，成名後絕不濫拍，幕前演出繼續多方嘗試，幕後編導功力亦日益精進，九十年代遂有《少女小漁》（1995）和《心動》（1999）等更成熟的獲獎佳作。過去十多年雖進一步減產，仍可憑《地久天長》（2001）再膺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編寫及主演舞台劇《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2008）又大獲成功，扶植後晉的工作更是從沒有停下來。林青霞若是一顆盡情燃燒發光發亮二十一載的明星，張艾嘉大量角色的母性和驚人的韌力，卻堪可比為恆發柔光的月亮，溫潤如玉。

《最佳拍檔》：港式喜劇的節奏

張艾嘉是天生的演員，演文藝片可謂無師自通。出道三年便憑《碧雲天》（1976）為恩人借腹生子的孤女此一非常角色，奪得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殊非幸致之餘，亦具見其接拍之

膽識。其後拍過兩部大導演的古裝片，無論造型和演技都難不倒她。在李翰祥的《金玉良緣紅樓夢》（1977）中演林黛玉，造型固然不及反串賈寶玉的林青霞突出，戲份也不如後者的大情大性討好，但演出（包括唱戲的造手）卻成熟完整，林青霞演來反顯得比較稚嫩。不過林黛玉和其後胡金銓的《山中傳奇》（1979）中她演的女鬼依雲，若非自傷自憐便是弱質纖纖，她自言並不認同，在《金枝玉葉》（1980）之後便不再拍古裝片了。反而林青霞卻憑俊俏英氣的反串造型，加上歲月煉成的明星氣派，十多年後仍可憑東方不敗一角締造她影藝生涯最後的高峰，連演十多部古裝武俠片才息影。

當然，這跟張艾嘉不止演員一重身份息息相關。她拍《山中傳奇》最大的收穫，是在胡金銓身上吸收了不少幕後的知識（在韓國拍外景那兩年幾乎做了他的助手，胡甚至暱稱她作「兒子」）¹，兩年後更為他的《終身大事》（1981）擔任策劃。但同年初試啼聲執導《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卻令她自知不足，更積極投入幕前幕後的電影工作。其後兩年的經驗，可說對張艾嘉的編導及演員生涯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兩者皆與新藝城有關。



《最佳拍檔》(1982)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首先是應邀在《最佳拍檔》(1982)中出演「男人婆/差婆」何東詩一角。影片空前成功為她在香港影壇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她從中學懂了如何掌握港式喜劇的節奏(與麥嘉互打巴掌兼拔槍一場，拍了五十多次早成佳話)，為她的明星形象及演員戲路打開了另一片天。²八十年代港產片以動作和喜劇為主，張艾嘉在港、台聲音兩邊走，港片絕大多數是

喜劇，台片則清一色是文藝片。

《海灘的一天》：不演而演的內斂

《最佳拍檔》之後，她與新藝城中人熟稔了，便答應出任新藝城台灣分公司的總監，策劃和主演了柯一正的《帶劍的小孩》(1983)和楊德昌的《海灘的一天》(1983)。前者明顯

有照顧觀眾和票房的考慮，張艾嘉飾演能幹的事業女性，丈夫離家出走四個月後，六歲小兒又突然失蹤，她演來已盡量含蓄低調，但仍免不了有哭哭啼啼和大吵大鬧的煽情場面，與柯一正的劇本和導技同樣不脫大型電視劇格局。

《海灘的一天》中她飾演的林佳莉，同樣丈夫離奇失蹤，卻沒有團圓結局的安排，反而通過久別重逢的哥哥情人(胡茵夢飾)的角度，以近乎史詩般龐大的倒 架構，把這名傳統日式專制家庭出身的少女蛻變成独立自主現代女性的過程，展現得入木三分。現代社會中產家庭的婚姻危機，像《帶》片般單憑浪子回頭，夫妻坦誠相對便可化解，在此亦只屬一廂情願。

楊德昌簡潔精準的現代主義電影作法，不會容許演員有任何濫情演出的機會。張艾嘉這麼「能演」的演員，可能是第一次被導演要求「內斂」到這個地步。從胡茵夢憶述初見她時一身校服、清湯掛麵髮型、左肩旅行袋右肩書包，怯生生的迎面走來，到最後門外分手時目送她昂然遠去的背影(旁白是「這個小女孩已經長大成為一個完美的婦人了」)，插入的中鏡可見她一襲白色外套西裙、黑襯衫黑皮包配珠項鏈珠耳環，短髮後梳薄施脂粉，步履堅定顧盼

煒如，都是通過服裝、造型、神態及身體語言表達角色(大學畢業後離家出走到婚姻初現波折，她都是留長直髮，其後一段直至丈夫失蹤的迷惘期，頭髮則電了個爆炸裝)，是不靠表情和對白流露感情的「不演而演」，可謂《最佳拍檔》中卡通化動作和誇張表演完全相反的另一個極端。

《海灘的一天》當然有不少對白的場面，而唸白的感情和節奏，也絕對是演技的一部份。楊德昌這方面的要求顯然是盡量平淡、生活化而避免戲劇化，張艾嘉不但親自配音，更應杜篤之的要求，錄音時除嘴形配合之外，連呼吸、話與話之間換氣的聲音都不放過。³她自小已在電台主持音樂節目及在電視台唱歌，當上歌星自然更多錄音室的經驗，含蓄地借聲傳情當然難不倒她。

楊德昌與李安的影響

無論如何，《海灘的一天》對張艾嘉的影響可謂無與倫比，尤其是在幕後創作方面。那應是她破題兒頭一遭演繹一個橫跨十多年的角色，而時間幅度及女性成長的主題，在她以後的編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最愛》(1986)

導作品中總揮之不去。《最愛》令人印象深刻的，正是她和繆騫人飾演的一對好友，多年後重聚喝酒時，徐徐揭開一段段塵封的往事，處境與《海灘的一天》她與胡茵夢咖啡廳敘舊如出一轍。當然，《最愛》主要仍是環繞三角戀的女性言情劇，《少女小漁》儘管也有個三角關係（卻改為二男一女）及酸風醋雨，主體卻已是小漁（劉若英飾）在紐約異鄉從懵懂依賴

到自決覺醒的成長過程。

《心動》重回《最愛》的二女一男三角戀模式，主要矛盾卻不再是愛情與友情的取捨，而是女性也有事業和自我的追求，愛情和婚姻不再是她終極的理想。影片的奇筆是張艾嘉親自飾導演一角，與編劇蘇永康討論劇情和角色，為影片加上一個後設的框架，與倒敘異曲同工。同

時提示了小柔（梁詠琪飾）的故事也是導演的故事，不但一舉拉長了時間的幅度，歲月成長的主題也就更豐滿了。《20 30 40》（2004）索性以三個不同世代的女性，刻劃女性在不同人生階段的追求和失落，不也是同一主題的另一變奏？

除了楊德昌，李安是另一個對張艾嘉的創作有影響的導演。他們首次合作是《飲食男女》（1994），她客串演出歸亞蕾的女兒，離婚官司拖了很久，還帶著個七、八歲的小女兒。她們一家與郎雄一家（老父及三女兒）是鄰居，高潮是美國返台不久的歸亞蕾一心以為鴻鵠將至，與同樣喪偶的郎雄共諧連理，豈知兩家人齊集的晚宴上，郎雄宣佈要娶的竟是他早有地下情的張艾嘉！張在此片的低調演出完全切合角色，但她顯然對李安男性中心的創作方向有不同的看法。

接手拍原本由李安執導的《少女小漁》後，她便把劇本的中心由 Mario（與小漁假結婚的意大利裔老頭）改為小漁（劉若英飾）。之後編導《今天不回家》（1996），找回郎雄與歸亞蕾演一對兒孫滿堂的夫妻，老夫有了外遇，老

妻竟然搭上了夜店牛郎杜德偉，同是忘年戀，性別卻剛好與《飲食男女》的倒轉！張艾嘉自己也多次演繹母子式的忘年戀，對象從《新同居時代》（1994）怨婦俱樂部中的吳奇隆，到《20 30 40》的任賢齊，以至《山河故人》（2015）的董子健，可說是另一番自信與膽識的表現。

《最想念的季節》與《海上花》

經歷過《最佳拍檔》和《海灘的一天》洗禮之後，張艾嘉在《上海之夜》（1984）便可同時表現她演喜劇及演文藝片的才華。與盡情誇張的葉蓓文做對手戲時，她會恰如其份低調一點予以配合，但焦點在她身上的獨腳戲時，已上身的快速變臉港式喜劇節奏便大派用場。像突然被推出台前在巨蚌中泡泡浴既歌且舞一場，那份舉重若輕的喜劇壓場感，簡直無人能出其右。但她心目中的影片始終是文藝為主（三主角的感情關係），喜劇為副，徐克的作法卻偏偏相反，結果她失望到好幾年都不跟他說話。⁴

由是觀之，張艾嘉在她演出的電影中，特別喜愛陳坤厚導演的《最想念的季節》（1985）便

理所當然了。她飾演的劉香妹是未婚懷孕的獨立女子，與有婦之夫分手後，誓要為孩子找個爸爸，訂立為期只有一年的婚約。此舉在肯定女性情慾和生育的自主上，她自會有深得我心之感，更重要的是演出上的全盤駕馭，就和角色觀察對象／獵物後自信「可完全掌握」他一樣。片中她那雙會說話的大眼睛（特多冷眼旁觀的場面），一顰一笑間（酒窩乍現）盡現女性魅力。大半部戲她都是大衣圍巾裹著層層疊疊的衣服，小馬尾配耳環淡妝的造型，只有準備夜會舊情人一幕化濃妝配露肩晚裝高跟鞋；她搬走後意外流產，再遇已暗生情愫的宅男（李宗盛飾）時便卸下了厚厚的大衣，鬆身衣裙配上蓬鬆的燙髮，就這樣站在街頭對他說了心底話。他目送她背影遠去那鏡頭，竟與《海灘的一天》結尾出奇的相似，分別在這回她停了下來，向他回眸一笑，他隨即會意狠狠地追上去，並肩漸行漸遠。



《最想念的季節》（1985）

《最想念的季節》的喜劇處境只是手段，寫情才是目的。片中假結婚的情節，十年後在《少女小漁》再度出現；而未婚懷孕為孩子找父親，正是她在《新同居時代》導演那段 未婚媽媽的主線，女主角變成張曼玉。不過更重要的，



《海上花》（1986）

是該片主角擅於施展女性魅力，以柔制剛的心計，成了她的代表作《最愛》的主題，而變奏為兩女之間的心計暗鬥。⁵當然，《上海之夜》二女爭一男的讓愛情節，也在《最愛》改頭換面出現，這回張艾嘉擁有全權主導，再沒有徐克帶來的遺憾了。

若《最愛》的白芸或《最想念的季節》的劉香妹，是張艾嘉最能代入及得心應手的角色，《海上花》（1986）中的張美玲，則應是她演員生涯之中，角色經歷最奇情，身份變化最大的一次。也只有楊凡（她的粉絲兼好友），才會想到把她當他的攝影模特兒時，變化多端的造型放在同一部片中——從茶樓歌女到俱樂部交際花，到出賣肉體、染上毒癮、捲入情殺，更有做愛和出浴的「唯美」場面。從男女間的純情到女女間的畸情，她都既是慾望主體也是慾望對象，她自編自導自演時都不會自戀到這個地步。

難得的是影片雖然「做戲咁做」，她演來卻絕不欺場，尤其是獄中被律師盤問及法庭被告席上的幾場重頭戲，從深情的回憶（配合抽煙的手勢）到激動失措，以至崩潰痛哭，皆憑她全



《上海之夜》(1984)

情投入的感染力，才令場面較為令人入信。《海上花》當年並不賣座，但羅大佑作曲作詞、甄妮主唱的同名主題曲卻風靡一時。片中安排先由張艾嘉兩次唱出（分別以純情少女及煙花女子身份，與意中人／鶴見辰吾初次觸電及十年後重逢），再由甄妮於片末真身登場，唱出主題曲時插入劇情提要式蒙太奇，歌與戲從主題到結構上的無縫契合，並不多見。儘管片中

聽到的仍非張艾嘉的歌聲⁶，但連她多才多藝的歌星這一面也不放過，真不愧是楊凡最愛的繆思女神。

不同階段的母親角色

自《碧雲天》第一次在銀幕上未婚生子（她拍時不過廿二歲），張艾嘉在不同階段都演過不



《阿郎的故事》(1989)

少不同形態的母親角色，數量隨時是當代女演員之冠。母性作為她電影生涯的內核，有論者甚至認為跟她兼任幕後息息相關——編導孕育一部電影，就和母親懷胎十月一樣辛苦。⁷

可惜港產片中的母親角色，往往受制於類型和商業的要求，局限了她發揮的空間。《最佳拍檔之女皇密令》（1984）中差婆與光頭神探生

下光頭仔，不過是續集系列常見的加添可愛角色和搞笑噱頭。《雞同鴨講》（1988）中她和兒子的戲份都不多，主要是許冠文的個人表演，她多數時候只是扮演夾在火星撞地球的母親（白茵飾）與丈夫（許冠文飾）之間，一個尷尬協調的角色。

喜劇之外，她演母親最多的便是文藝片，但往

往變成苦情戲。這方面的代表作應是《阿郎的故事》（1989），儘管是俗套煽情的催淚戲（杜琪 的借鏡對象是荷里活片《赤子情》（*The Champ*, 1979）和《克藍瑪對克藍瑪》（*Kramer vs. Kramer*, 1979）），周潤發和張艾嘉的演技和星味（加上童星黃坤玄的討喜）卻幾乎化腐朽為神奇。她演十年後從美國返港拍廣告的事業女性（令人想起十年後《心動》的梁詠琪），重遇落魄舊情人和不知仍在生的兒子，母愛是天性，愛火卻難重燃，遂有父母爭子的矛盾。她演來無論造型、氣質和演技皆與狀態大勇的周潤發旗鼓相當，但無奈仍有太多展覽感情表演流淚的場面，整體演出的格局受到了局限。

其後在《廟街皇后》（1990）中飾演鴛母，與高調奔放演她女兒的劉玉翠對手戲時已盡量低調，但仍有太多以她不擅長的俚俗粵語對白表露感情的場面，演來事倍而功半。再度獲影后獎的《地久天長》更是徹頭徹尾的煽情和說教，她飾演照顧患先天血友病兒子的慈母，陪伴因輸血而感染愛滋的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杜國威處理母子間感情戲的手法是意料中事，但張艾嘉依然投入地演出了尊嚴。子鷺（李沛

誠飾）去世後繼承其遺志寫作，開解何超儀飾演的愛滋病患者，與他的同學聚會加深了對他的理解等等，亦全仗她的壓場感才令場面比較自然入信。

同是痛失愛兒的母親，張艾嘉在《觀音山》（2011）中飾演的退休京劇演員常越琴，洗淨鉛華的內斂演出本應是她的巔峰代表作。可惜由於種種原因，她的戲份剪掉了不少，肯定影響了角色的完整性。但如今她由初遇三浪蕩青年房客的乖僻女房東，私下沉溺在思憶愛兒的傷痛裏，到自殺獲救後儼然成了三人的代母（觀音山上合照），安慰失戀的范冰冰和陳柏霖，自己也從喪子的陰霾裏慢慢走出來，每一步演來都絲絲入扣。正因不演而演出了壓抑，兩場情緒決堤的歇斯底里戲——怒罵偷偷駕走亡兒破車的三人及對帶來生日蛋糕的兒子女友痛心疾首，那份爆炸力簡直扣人心弦。同樣因念念不忘而反思生死，體會無常而參悟人生，片末那份佛家情懷，便比《地久天長》的硬銷基督教教義高明太多了。



《地久天長》（2001）

英語對白遊刃有餘

張艾嘉還有一項傲視同儕的優勢，便是在國、粵語之外能操流利的英語。早在和新藝城結緣之前，已拍過《風流軍醫俏護士》（*M*A*S*H*, 1979）電視劇，和米路吉遜（Mel Gibson）合演了《Z字特攻隊》（*Attack Force Z*, 1982）。雖沒拍成《末代皇帝溥儀》（*The Last*

Emperor, 1987），但她為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拍的一卷試鏡錄影帶卻在電影界流傳甚廣。⁸不過西方片約雖多，她卻嚴守不可辱華的底線，只接拍了《酸甜》（*Soursweet*, 1988）和《紅提琴》（*Le Violon Rouge*, 1998）兩部。後者只主演其中一節，飾演大陸文革時冒險挽救一把珍貴小提琴的女幹部，入戲程度毫無疑問，卻因與角色處境距離太大，而無法

完全抹掉演戲的痕跡。

《酸甜》也有著典型西方人對中國人及中國傳統文化一知半解的毛病，不少對白都有生吞活剝之嫌。雖未能免俗有唐人街黑幫的描寫，卻不至像荷里活般面譜化，最關鍵的暴力情節甚至暗場交代。影片由張艾嘉飾演的莉莉在新界出嫁開始，到移民英國開外賣店波折重重，丈夫失蹤後堅強地負起當家的責任作結（最後鏡頭拉高拉遠，同時響起 茉莉花 的歌聲），徹頭徹尾是一首對這位外柔內剛女子的讚歌。張艾嘉從來不是武打女星，卻在片中露了兩手（莉莉自小習武，因有個三屆武術冠軍的父親），小兒在校被同學欺負，她憤而教他幾招一場尤其出位。結局隨著堅毅自信的獨白擺出的起手架式，就和她片中大量凝視、沉思、忍淚等特寫鏡頭一樣，盡現她自然流露、舉重若輕的壓場感。

即使不是在《酸甜》這樣的英語片中，張艾嘉的流利英語仍可大派用場。關錦鵬的《人在紐約》（1990）寫來自大陸（斯琴高娃）、香港（張曼玉）、台灣（張艾嘉）三個女人的故事，三人的溝通當然以國語為主，但張艾嘉首尾兩

場舞台試演（更以即興的說呂后故事作結）都是全英語對白。三人當中也以她的角色最成熟主動，街頭醉唱一場是由她牽頭唱出 綠島小夜曲 。天台半夜借酒消愁遇上紐約初雪一幕，也是由她攜酒先進場，酒杯都擲碎後她把空酒瓶小心放好露出笑靨，成了影片最後的兩個特寫。在這場兩岸三地女演員的非正式較量中，張艾嘉毫不含糊地勝出了漂亮的一仗。

-
- 1 葛大維： 山中一年，尊師一世：張艾嘉心中的胡金銓導演 ，電影 101P_ 國家電影資料館電子報部落格，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http://ctfa74.pixnet.net/blog/post/45648572>。
 - 2 張艾嘉專訪： 新藝城、新電影，到最愛 及 台北金馬影展：張艾嘉導演講堂（2011 年 11 月 17 日），李焯桃、陳志華主編：《焦點影人：張艾嘉》，香港：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2015 年 3 月，頁 12 及 181。
 - 3 杜篤之專訪：演員當導演是完美的結合 ，同註 2，頁 90。
 - 4 張艾嘉專訪： 新藝城、新電影，到最愛 ，同註 2，頁 17。
 - 5 石琪： 以柔制剛：印象張艾嘉 ，同註 2，頁 153。
 - 6 楊凡： 《海上花》的誕生之三：張艾嘉主動提出與姚煒共浴 ，《明報周刊》，2016 年 12 月 11 日，頁 75。
 - 7 林奕華： 時代女性的成長面面觀 ，同註 2，頁 142。
 - 8 張艾嘉專訪： 阿郎、小漁、心動 ，同註 2，頁 21。

金燕玲

飄玲燕

文 | 翁子光

1954年出生於台灣。1970年參加百貨公司歌唱比賽而成為歌廳歌星，並參演台灣片《串串風鈴響》（1973）。後走埠至香港，曾演出《販賣人口》（1974）、《水為財》（1974）和《撈女日記》（1975）等軟性色情片。結婚後停產數年。離婚後於八十年代重回香港影壇，並以《女人心》（1985）、《地下情》（1986）、《人民英雄》（1987）和《說謊的女人》（1989）等影片的優異演出廣受讚譽，其中《地下情》更為她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同時她亦有演出台灣片，曾演出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獨立時代》（1994）、《麻將》（1996）和《一一》（2000），並憑《獨》片獲台灣金馬獎最佳女配角。在港、台兩地不少電影中擔演「母親」的角色，包括《宋家皇朝》（1997）、《玻璃樽》（1999）、《半支煙》（1999）、《心動》（1999）、《逆戰》（2012）等。2007年加盟無綫電視，演出處境劇《同事三分親》（2007-2008）及《畢打自己人》（2008-2010）。2015年公映的電影《踏血尋梅》，為她再度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新作《一念無明》（2017）獲得台灣金馬獎最佳女配角。



《逆戰》（2012）

為了寫這篇文章，跟金燕玲聊了兩個多小時，最後我說，Elaine 你說的事情不應該只被記錄在一篇文章內，而是一本書。她聽罷不自覺地抱住雙手：「我怕沒有人看而已。」頓一頓，又問我：「有人會看嗎？」這就是金燕玲的性格，在安份守己之中渴求認同，知命認命到一種恆常處於蓄勢待發的狀態中，鏡頭前她說哭就哭，我問她在想甚麼，是不是想起自己生命中的各種不快樂不如意，她說不是，她只是想角色的心情與命運，卻不想自己。

輾轉踏上電影途

她 1970 年在台灣出道，在「今日世界」百貨公司的歌唱比賽脫穎而出，在當年很流行的正派歌廳跑場獻唱，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她知道當歌星可以出國走埠，看看世界。最後如願，在東南亞登台，第一次出國便是九個月，輾轉在剛滿十八之年來到了香港，她的第二個家。在漢宮、珠城、金寶等歌廳唱歌，一晚有時只

唱三首歌，漸有聲名，及後戀上演員、也是專業配音演員金川¹。這段戀情她說幾乎未向人披露過，因為跟金川形影不離，在配音間遇上演員焦姣，她說剛要執導一部電影，請她演出，她卻不以為意，她形容當年的她是「只想嫁人，沒有抱負」，但是因為這個機會，也種下了她當演員的火苗，最後該角色由米雪出演，惟片名已無從考究。²



《夜驚魂》（1982）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命運輪轉，金燕玲因為金川跟她分手。她更傳神的講法是「被男人撇」，所以一氣之下，接拍了幾部當年流行的獵奇軟性情色片，如《水為財》（1974）及《販賣人口》（1974）等。最有趣是拍攝《女魔》（1974）的經驗：說好是做主角，演一隻鬼，在香港拍了幾天，飄來飄去，一句對白都沒講過。然後她就問導演：「怎麼我一句話都沒有？」導演說：「你

的主戲在澳門。」然後又去澳門拍，拍最後一日，她還沒說過對白，跟著就在斜坡走下來，暈在地上，男主角是誰都不記得，走過來問她：「小姐你怎樣啊？」然後她就：「啊啊啊！」原來角色是啞的，「真的是『搵笨！』」

七十年代她拍了十多部電影之後，被歸入「肉彈」之列，她自覺難以接受。十九歲那年認識

第一位丈夫，二十一歲結婚移居英國，二十七歲卻離婚收場，原因是覺得對方並沒有尊重她。男方富有，而且比她年長十一歲，她有男尊女卑的不好感受：「他會覺得『你能跟我一起已經不錯了。』」離婚回港，是她影藝生涯關鍵的一年。

她回港等待機會，在酒店住了四個月，等得心也慌了，才有第一份工作，時為 1981 年，是由娛樂記者汪曼玲介紹，拍了黃華麒導演的《拍拖更》（1982），也許她會認為這部才是她的第一部「電影」。她只有一場戲，跟葉德嫻一起吃火鍋，她配合劇情盡情發揮她的大癲大廢，覺得這是讓大家留意她的僅有機會。結果很快又收到梁普智導演的《夜驚魂》（1982）片約，片中她一貫性感美艷——白色短睡裙加上白絲襪，但已搖身一變成為演技實力派女星。戲中她慘死在艾迪飾演的男扮女裝變態殺手下，過程「肉緊」，因而被曾志偉及關錦鵬分別看中，出演《少爺威威》（1983，劉家榮導演）及《女人心》（1985），從此主流商業及文藝電影雙線進發。曾志偉當年也是她的伯樂，她常記感恩。2015 年她應曾志偉邀請參演一部只有港幣二百萬成本，政府「首部劇情片資助計



《一念無名》（2017）

劃」影片《一念無名》（2017）。她飾演躁鬱症病人（余文樂飾）的長期病患母親，最後被病發的兒子殺死。她只拍了一天戲，在片中她不斷以閃回的方式被分成若干次出現，其令人又憐又恨的悲劇演得淋漓盡致。最後在陽台回眸苦笑鏡頭，概括了這個角色作為母親又美麗又哀怨的命運，結果繼《獨立時代》（1994）之後，第二次奪得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

電影裏外的莫逆之交

參演金炳興導演《我為你狂》（1984）的時候，金燕玲認識了一生最好的知己張叔平。她記得當年張是造型指導，因為劇組預算不多，張去她的家挑衣服，表示很滿意，令金燕玲大喜：「原來我的品味相當不錯。」多年後，一次大家談起衣物換季的話題時，張叔平才不經意讓

她知道了「真相」：「處理你的衣櫃很簡單，換季時把衣服全扔掉就可以了。」原來張叔平當年認為金燕玲家裏衣服適合該角色，是因為那角色是一個很俗氣的「媽媽生」，金的衣服在張叔平眼裏正是如此的「娘」，這件事在金的記憶中成為了一個「經典」笑話。事實多年來，金燕玲無論演電影或出席公開場合，往往徵詢張叔平的意見，二人在生活上是莫逆之交。



《地下情》（1986）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1987年金燕玲憑《地下情》（1986）獲得她人生的第一個金像獎，得的是最佳女配角。她其實是女主角，戲份與另一女主角溫碧霞不相伯仲，她也認為公司應該為自己報名參選最佳女主角。為了公司的這個決定，她頗為遺憾：「大家都說那是我最接近『最佳女主角』的一次機會，如果我被報了女主角，即使落敗也甘心。」她記起拍攝《地下情》的時候，導演關錦鵬常

常苛責她。一次她詢問工作人員為甚麼在她埋位演出時沒有電風扇在旁，登時被導演罵得狗血淋頭，連當時負責美術的張叔平也加入對她訓話的行列，令她心情忐忑難受。她最記得有次她有一個躺在床上的動作，她動作還未做，關導演已經開口：「你別做那種搔首弄姿的動作。」金燕玲覺得委屈，然而不知道是否導演的計算。戲中她演跟花心男梁朝偉一次歡好而



《三人世界》（1988）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懷孕的第三者，最後更以墮胎收場。她在電影的下半部鬱鬱寡歡，那份帶著卑微感的委屈，好像就是她拍戲時的心情寫照。畢竟關錦鵬原是許鞍華的副導演，拍《傾城之戀》（1984）時在片場認識金燕玲，金又曾在他的處女作《女人心》合作過，讓她得過金像提名，關可說是賞識也了解金燕玲的導演，不可能無緣無故地厭惡，一定有砥礪演員的想法在其中。

深入民心的個性母親

《地下情》的懷孕媽媽角色，也好像預兆了她之後不斷演繹媽媽角色的命運。她的「兒女」分別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裏的小四（張震飾），《麻將》（1996）裏的紅魚（唐從聖飾）、《生死戀》（1998）裏的Cliff（張智霖飾）、《宋家皇朝》（1997）裏



《說謊的女人》（1989）

©2010 Fortune Star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的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楊紫瓊、張曼玉、鄔君梅分飾）、《玻璃樽》（1999）裏的阿不（舒淇飾）、《三城記》（2015）裏的月榮（湯唯飾）、《踏血尋梅》（2015）裏的佳梅（春夏飾）、《我的蛋男情人》（2016）裏的梅寶（林依晨飾）及《失戀日》（2016）裏的阿寶（鄧麗欣飾）。她還演過兩次謝霆鋒的媽媽，分別在《半支煙》（1999）及《逆戰》（2012），

兩次演出都讓她提名了香港電影金像獎，只能說，她的「母親」形象深入人心，細心回想，她在《心動》（1999）及《半支煙》裏都有跟孩子說：「我們一起回家吧。」我想，是怎樣的媽媽，才會叫自己的孩子一起回家？

金燕玲的母親形象，從她年輕的時候已經開始。她說二十多歲已經開始演媽媽。很多時候

都要不惜化老妝去演出，她在《玻璃之城》（1998）甚至已經演外婆的角色。在《捉妖記》（2015）中演宋天蔭（井柏然飾）的祖母，那個老妝也跟她的真實年齡不符。猶記得合作《踏血尋梅》的時候，杜可風拍完一條金燕玲的片段，在我耳邊說：「不要給金燕玲看回放，她老了。」然而他不知道（或者忘了），金燕玲是從來不看回放的（是關錦鵬及張叔平提醒她的演員作風），而我看回放屏幕，看到的除了金燕玲臉上的歲月痕跡，還有更重要的「故事感」，這種感覺，相信一定跟她自身經歷有關。她也根本不介意，甚至她很清楚這就是她的表演專長所在，千言萬語說不出來的滄桑，隕落在人海中的曾經絢爛，她自覺也自認自己不是最漂亮的，所以她強調女人的「味道」，結果令她從性感路線走到徐娘半老的感性路線，然而她曾有過的性感，沒有隨著歲月而褪去。李玉在拍攝《蘋果》（2007）的時候，便嘗試過游說她跟梁家輝拍裸身床戲，她二話不說拒絕了，當年她五十二歲。沒有寬衣解帶，但在《蘋果》裏的演出仍是公認的勃然生動。

我挑選她演《踏血尋梅》中的新移民媽媽美鳳，正是因為她那份舉手投足的靡靡之艷，完

全不需要在劇情補充她曾有過的青春花火，故事自然就在她的眉宇之間。她的眼睛不是典型美女的圓渾明珠，但如貓如狸的厲然目光中，她更像不斷被好勝男人挑戰過曖昧過的江湖女子。她自己也形容自己好勝，倔強和自主是更準確形容她的性格特質，能精刻地表現女人在命運錯落間的餘力爭持，在信命又不服命的心理關口裏，歷劫佳人，非她莫屬。甚至連她有時自愧帶台灣口音的粵語，我也覺得是她的風情。君可留意她的粵語發音並不準確，但對白往往清晰玲瓏，這是她的功底，也許跟她擅長唱歌有關係。而且不純正的廣東話就是意外地帶來了一種飄零感、鄉愁和異鄉人色彩，「把孩子帶回家」遂好像成為了一種母親的自我救贖，尋找丁點星火暖意，這也是她的演出往往如此動人的原因。

感情際遇與電影選擇

她跟我分享過她第二段婚姻的故事。1989年她懷了第二任丈夫的孩子，男方是第一段婚姻時在英國認識的朋友，維持聯絡十多年後才追求她成功。他們結婚一年多之後，已經知道這段婚姻並不可行，感情淡化，經濟也開始拮

据。然而她為了初生女兒著想，雖然已經跟丈夫分開房間，再沒性生活，但仍扮演著賢妻良母角色。直到多年後男方有了外遇，她在半百之齡，才企圖挽回婚姻，自願再跟丈夫同室同眠。卻在一天丈夫回家之時，她的第六感告訴她丈夫是剛會情人回來，她問丈夫心意，丈夫只回她一句：「I try, I really try.」令她心死。一次在風雪中她帶著幼小女兒從超級市場買東西回家，她把十多袋東西從離家很遠的車子上，分批提回家，一手還要抱著女兒，最後她在家門前痛哭一場。這個家庭倫理故事，難道不比楊德昌更楊德昌？她的痛哭，你在電影裏一定看過，她後來在愛情小品《失戀日》之中，本來跟導演說好不用痛哭了，然而拍了幾次之後，導演葉念琛還是吩咐她：「你還是用力哭出來吧。」始終逃不過「淚人」的命運。然而她說，她一直嘗試在痛哭以外表現角色的悲慟。其實她做到的，《人民英雄》裏她不就是演活了那個老成而看化的性情中人嗎？才短短幾分鐘的戲，又讓她領走了當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女配角獎。她的壓場感及鮮活感，當今香港女演員真的絕無僅有。她打趣說除了有武打場面角色就找惠英紅。換言之金燕玲是願意嘗試任何角色的，她常說「是角色找她，而不是

她找角色。」她當下的理念是「有發揮的角色她減價，沒發揮的角色她去賺足演員費。」一清二楚。

說起接戲，「愛情」在她人生也是一種既諷刺又巧妙的「安排」，她在2004年辦理離婚之際，蔡琴邀請她回台灣演出舞台劇《跑路天使》，是她第一次離開她的女兒。舞台劇在北京、上海及台北巡迴上演，算是一次命運安排之路，一次「回家」的曲折彎路。之後回香港休息時認識了電台名嘴蘇絲黃，蘇說願意照顧她，她說自己並非女同性戀者。蘇對她說不要她怎樣，不要親暱火熱，只要她陪伴，作為蘇人生的另一半，一個 partner。金燕玲接受了，至今二人感情深厚，金打趣說：「有人為我交租，我接戲沒有壓力，可以接喜歡的，很自由。」

導演的繆思和棋子

早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時候，她帶著幾個月大的女兒去片場拍戲，之後《牯》的製片余為彥找她演了《月光少年》（1993），她後來又演出了楊德昌的《獨立時代》、《麻將》

和《一一》（2000），被譽為楊德昌的靈感女神，演的大部份是帶著失意感的都市女人。她在楊德昌的葬禮中，被舒淇邀請她發言，她分享了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一天：導演楊德昌讓她坐在床上想事情，於是她就將整部戲的劇情想了一次。拍了一次之後楊德昌對她說：「我看得出你想了很多東西，我們來一個不要想那麼多的。」那她就只想一半。到第三次他說：「我們要一個甚麼都不想的。」拍完她都不知道他想要甚麼，最終都不知道他用那一個，也不敢去問。

我跟金燕玲合作，工作人員有時會害怕她，很多事她會說一不二，重要事情工作人員一般都會「派我」去跟她說。我知道她會焦慮，她會有點可愛小緊張。她拍自己喜歡的戲時，像進入了作戰狀態，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那時候也是她最敏感最渾身是戲的狀態。《踏血尋梅》中她演酒樓女知客一場，本來服裝指導陳子雯為她安排了一襲黑色小鳳仙裙，她不喜歡，她說她知道自己穿著高跟鞋會怎麼動，高跟鞋帶領她的身體肌肉在酒樓後巷、廚房走到歌舞席怎麼躍動，她想要紅色的反光和亮眼。陳子雯和我商量後同意了為她短時間裏再訂造

一套。結果那場戲她演來予取予攜，得心應手。

拍完後看了電影很多遍，我問她如果重演一次，《踏》片中她有甚麼想要改良？她說，她不喜歡戲中跟臧 Sir（郭富城飾）第一次見面時，他婉轉「說服」她接受女兒已死的事實，她回眸怒視對方，繼而崩潰哭倒地上。她說回看起來，她不應該用怒目，太刻意了，演多了，她應該直接敗倒塌下，力量已經足夠，她不需要把其倔強多做一次出來，這樣反而現了痕跡。她就是這樣，不動聲色地講究，粗中帶細，你要去聽她說，要靜靜溫和地引她說出她感性中最核心的部份。她常說楊德昌導演不愛說話，不打擾她，但她願意相信楊導演懂她，片言隻字都是在找她最好的一面在哪裏，所以她願意一起找，願意付出，她總是看起來最硬脾氣，但是她往往都在最後關頭釋出她的耐性。有一次她拍完一場戲捉著我和杜可風的手，說她很開心，杜說她肉麻，我知道他心裏也暗暗喜悅。我們都愛金燕玲，愛她冷熱交融的真心意，愛她拚勁十足的演戲熱情。她天天嚷著要保持身段，又會告訴你她很愛甜食，她不怕（甚至想）跟你傾訴她的思想掙扎，只要你挽著她手一起走過去，她會用她的好演技報



《踏血尋梅》(2015)

答你，報答電影，像江湖兒女恩仇快意，特別濃郁。

她常說演員是導演的棋子，我說她就是自己命運的棋子，但棋手也是她自己，只是她過後才察覺。演戲其實也一樣，演了之後，她才知道自己演了甚麼，精髓在哪。她其實是了解自己的。她最喜歡的演員是茱迪丹慈 (Judi

Dench) 和梅麗史翠普 (Meryl Streep)，薑愈老愈辣那種形格，她常說看到她們的角色她也很「恨」去演。年輕演員她最近喜歡的是愛瑪史東 (Emma Stone)，也不是典型美人胚子，早在《寫出友共鳴》(《The Help》, 2011) 的時候已經喜歡她了。作為演員，其實金燕玲也像她們，個性先行，把個性用代入的心情活出來，這可能會是誰的棋子，如果硬要說是棋

子，也只會是走完重要一步的棋子。台灣首席音效師杜篤之老師跟我說，楊德昌的《一一》，金燕玲最初因為要在香港拍關錦鵬導演的《有時跳舞》(2000) 而推了。結果楊導演換了四個人，拍了五次同一場戲，最後又回到金燕玲。拍完了，負責音效的杜篤之就跟楊導演說：「應該不用換了，這個對了，是嗎導演？」

-
- 1 編註：金川原為國泰公司合約演員，曾主演《蒙妮坦日記》(1968)、《雁翎刀》(1968) 和《一劍情深》(1969) 等影片。國泰在香港結束製作後，他回復自由身，曾演出《金旋風》(1972)、《廣島廿八》(1974) 和《傾城之戀》等影片。在七十年代開始兼任國語配音藝員，後更成為國語配音領班。2016 年去世。
 - 2 編註：根據香港電影資料館的《香港影片大全》，並沒有焦姣的執導紀錄。而米雪在七十年代的演出紀錄則有 1973 年的《愛的遊戲》(陳弓導演) 和《黑人物》(羅馬導演)。金燕玲演出的第一部電影，是 1973 年的台灣製作《串風鈴響》(劉家昌導演)，金川為該片的男主角。